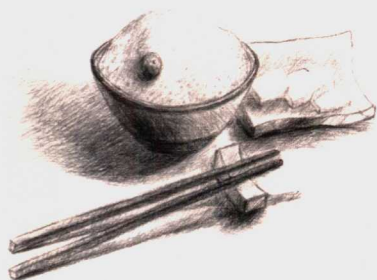


青鸟文丛
关于幸福·关于希望·关于爱

阿信

阿信 (一)

〔日〕桥田寿贺子 著 赵玉皎 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青鸟文丛

关于幸福·关于希望·关于爱

阿 信 (一)

〔日〕桥田寿贺子 著 赵玉皎 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信(一)/〔日〕桥田寿贺子著;赵玉皎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3

(新经典文库)

ISBN 7-201-05199-7

I.阿… II.①桥… ②赵… III.传记体小说—日本—现代
IV.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18782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2-2006-14

OSHIN© SUGAKO HASHIDA 1983, 1984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83, 1984

by NHK PUBLISHING. (Japan Broadcast Publishing Co., Lt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NHK PUBLISHING. (Japan Broadcast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TOHAN CORPORATION, TOKYO.

ALL RIGHTS RESERVED

阿 信 (一)

作 者	〔日〕桥田寿贺子
译 者	赵玉皎
丛书策划	新经典文化 www.readinglife.com
责任编辑	陈云梅 翟明明 魏 玲
装帧设计	徐 蕊
出 版 人	刘晓津
出版发行	天津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康岳大厦(300051)
网 址	http://www.tjrm.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 1050 毫米 1/16
印 张	19
字 数	362 千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01-05199-7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一袋米	1
第二章	小女佣	37
第三章	山中岁月	73
第四章	娘——.....	112
第五章	加贺屋	148
第六章	加代小姐	186
第七章	初恋	224
第八章	出逃	261



第一章 一袋米

1983年早春时节,志摩半岛上刚露出一丝浅浅的春意。田仓家的老奶奶——已经83岁高龄的阿信突然离家出走了。阿信的次子阿仁经营着16家遍布周围市镇的超级市场。而这一天正好是第17家超市开业的喜庆日子。田仓家能有这么兴盛的今天,可以说全是阿信多年辛劳的结果。可是这位劳苦功高的老祖母,却偏偏在这天离家出走了!这真是让全家人难以置信,谁也想不出老人家这么做的理由。

这天早晨,田仓家的客厅中,壁龛已经装饰得喜气洋洋,神龛中也点起了明晃晃的佛前灯,大门口更是张灯结彩,身着礼服的家庭成员和佣人们慌里慌张地跑来跑去。

阿信的女婿辰则正在起居室里打电话:“一大早就打扰您,真是……啊,是这样,我们这儿出了点事,想打听一下……啊,请您千万别担心,再见。”

一直呆呆地站在客厅正中央的阿仁看了看辰则,默默地摇了摇头,说道:“再不出发,可就来不及了!”

“是否告诉大家,把典礼的时间推迟一个小时?”辰则问。

“这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事,我们还要招待很多来宾,连市长都会光临!怎么能推迟呢,那太丢人了!”阿仁说。

“但是,如果岳母不出席的话,那……”

“母亲嘛,到时候她自己就会露面的,她就是这么个人嘛。大家也太神经过敏了,其实母亲不一定是什么离家出走。有什么理由非得出走呢?明明什么也没有啊……”

“不过,这回新店开业,岳母不是从开始就一直坚决反对吗?”

“无稽之谈!田仓超市能有今天,正是母亲一手促成的。但现在,她总是莫名其妙地感伤……毕竟是上年纪了,人老了就这样……”

面对情绪恶劣的阿仁,辰则束手无策,不知该说什么好。

这时,在阿信的房间里,阿信的女儿阿祯正在察看阿信的衣柜。阿仁的妻子道子守在一边,心神不宁。过了一会儿,道子小心翼翼地问道:“可少了什么东西没有?”

阿祯没吱声,仍旧不停地翻着衣柜的各个角落。

道子接着絮叨:“我总是尽量不进婆婆她老人家的房间,更没有看过衣柜里的东

西,所以一点也不知道老人家都带了什么出去。这种时候,还得阿祯你亲自看一看才行啊……”

阿祯依然不语。

道子叹息道:“做媳妇的,真是很可怜啊!”

阿祯失望地摇摇头:“看来母亲这回离家出走,是早就打算好了的啊!”

道子一惊,不解地望着阿祯。

阿祯解释道:“母亲喜欢的和服外套一共少了五件,衣带也少了两条。内衣之类的也带走了不少,原来这里塞得满满的。另外,我从巴黎带给母亲的大皮箱也不见了。”

“但是,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太可怜了……母亲这个人最讨厌发牢骚了,她什么都不抱怨,只是自个儿忍着。唉,要是她肯跟我说一说有多好……”阿祯说着,强忍住泪水。道子不由得面露愠色。

这时候,从门口闪进一个年轻人,原来是八代圭。阿祯惊诧地问:“阿圭,怎么了?”

“听电话里说奶奶不见了,我爸爸很着急。”阿圭答道。

道子一听,连忙应道:“这么说,希望君也来了?”说着赶紧出去迎接。

阿圭问阿祯:“奶奶没留下便条什么的?”

阿祯点点头,压低了声音:“道子就是那么一个人,她总觉得自己的娘家往田仓超市里投了一大笔钱,所以一直趾高气扬地谁也瞧不起。你奶奶一想到还要靠儿媳的娘家来支持,许多话只好憋在心里。连阿仁也在老婆面前抬不起头来。所以,你奶奶终于忍受不了了……”

阿圭沉默不语。阿祯又问道:“阿圭,奶奶没跟你说什么?”

阿圭仍然没吭声。阿祯接着说道:“奶奶最疼的就是阿圭你了……”

“啊,这倒没有……”

“也许奶奶和你爸爸说过什么吧。比起我们这些亲生的儿女来,奶奶最信任的,却是你爸爸呢!”

说完,阿祯匆匆忙忙地走了出去,把阿圭一个人留在房间里,阿圭呆呆地站着,盯着阿信的房间出神。

阿圭的父亲希望坐在起居室中,阿仁、辰则、阿祯和道子陪着他。听阿祯说了阿信带了很多衣服离去的情况,希望皱起了眉头:“是吗?这么说,还是……”

阿仁赶紧接过话头说:“光凭衣服和皮箱不见了,也不能说明是什么离家出走啊!”

道子也连忙帮腔:“是啊,也许婆婆是到哪儿旅行去了……”

辰则摇摇头:“要是去旅行,干吗非得挑今天这么要紧的日子呢?”

阿祯说:“是啊,所以才叫人担心呢!希望君,你觉得呢?母亲平时跟你可是无话不谈的啊!”

希望沉吟道：“母亲实在没有什么非得离家出走的理由啊！我违背了母亲的意愿，非要去烧我的陶瓷，对买卖上的事情一窍不通，实在想不出什么好主意。她大概是因为工作上的什么事才出走吧？”

阿仁微微摇头：“超市的生意非常好，好像没什么让母亲不满意的。道子，你有没有说过什么话，惹得老人家不高兴？”

道子生气了：“又要拿我当靶子？”

“我不是一直跟你说吗，那件事最容易伤老人家的心！”

道子幽怨地说：“这可不能随口乱说啊！我可是尽量地让着婆婆了！无论她怎么责难我，我都想着老人家是对的，小心翼翼地侍候她，可是现在却又怪到我头上了……”她越说越伤心，呜呜地哭了起来。

阿祯赶紧劝道：“道子……”

道子自顾自地说：“无论发生了什么事，都推到我身上！我说的话，就会让婆婆伤心！其实婆婆她根本就瞧不起我，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她本来就是说一不二的人嘛！这一点你最清楚了，其实我才最可怜，我才应该离家出走呢！”

阿仁、阿祯他们不禁恍然不语。道子继续不依不饶地说道：“婆婆不光是瞧不起我，就是你，别看你天天‘母亲、母亲’地供着她，在婆婆眼里，你根本就是个不肖之子！要不然，婆婆怎么会把希望君当成亲儿子一般看重？他可是跟婆婆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的！”

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阿仁，他脸色大变。阿祯偷偷看了一眼阿仁，慌忙制止道子：“现在可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

道子却仿佛豁出去了：“不，让我说下去！如果婆婆真的在乎你这个儿子，那么这回你倾尽所有预备开新店的时候，她为什么会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而且，辛辛苦苦地总算到了开店的好日子，她却来了个离家出走！这不是在故意打你的耳光？真是个绝妙的讽刺！这是爱惜儿子的母亲干的事情吗？”

阿仁沉声怒喝：“道子！”

道子毫不在乎：“好啊，她要出走就走好了，我还落得清静呢！”

阿仁忍无可忍，狠狠地打了道子一耳光。一直尴尬地坐在一侧的希望赶紧阻止阿仁。

道子尖声叫道：“你要打，就打好了！但我绝对不能原谅婆婆！……不过，要是这回的新店生意不好，那你这些年的辛苦可都要打水漂了！不光是你，阿祯他们，阿刚他们，田仓全家人都会一落千丈！这么要紧的新店，婆婆却故意在开店典礼的时候泼冷水！”

希望劝道：“母亲不是想要泼冷水……”

道子冷冷地说：“请你闭嘴！希望君和我们家的生意一点关系也没有。”

希望沉默了。道子又转向阿仁，问：“我说错了吗？”

阿仁怫然。突然，阿仁的长子阿刚风风火火地冲了进来，叫道：“大家都在干什么呢？车都在外面等着呢！”

阿仁问：“知道奶奶是怎么回事了吗？”

阿刚急道：“先把奶奶的事放一边吧，奶奶不在，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道子说：“对啊，难道婆婆不露面，开店典礼就没法进行了？反正快到时间了……”

辰则也催促道：“我们快走吧！”

道子问阿刚：“幸子在哪儿？”

“在大门口等着呢！”

阿仁无奈，只好往外走去，一边吩咐女佣文子：“如果老太太有什么消息，立刻到店里告诉我。”十九岁的文子恭敬地回答：“是。”

大伙儿慌慌张张地走了出去。

阿圭一直一个人待在阿信的房间里，定定地坐着想着什么。希望轻轻走到房门口，向里张望了一下，笑道：“你在这里干什么呢？”

阿圭吃了一惊，抬头望望父亲。希望说：“回去吧！”

阿圭“嗯”了一声，却没动弹。希望说：“别担心了，奶奶这么做，自然有奶奶的道理。”

阿圭点点头：“嗯，奶奶是不会去自杀的吧。”

希望忍不住笑了：“哎，奶奶这个人哪，你就是叫她去死她都不会死的。她觉得，一个人要是连自杀的勇气都有，那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

阿圭又喃喃地说：“也不是被人诱拐了，因为奶奶自己做好了旅行的准备了。”

“你刚才一直在想这事儿？”

“不是，我待在奶奶的房间里，就觉得能看懂奶奶的心思了。”

“那你看懂了吗？”

“一点儿也没懂……”阿圭盯住一个笑眯眯的旧木偶人，说道：“这个偶人，奶奶一直特别喜欢。”

希望看了看偶人，说：“啊，我记事的时候就有这么个东西了。这个偶人……”

“奶奶跟你讲过关于这个偶人的事吗？”

“没有……你奶奶不喜欢念叨过去的事情，也从来不谈过去那些吃苦受累的日子。她总是只朝前面看……”

阿圭沉默了。希望问道：“莫非奶奶跟你说过什么？”

“没有，不过……”阿圭欲言又止。希望探究地望着阿圭。

正在这时，文子探进头来，招呼二人说：“我沏好了茶，请到这边来好吗？”

希望应道：“哦，我们这就回去了，别麻烦了。”

阿圭却说：“难得文子费心，我们就不客气了！文子，关于奶奶的事，你有没有注意到什么？”

文子答道：“昨天晚上睡觉之前，我过来看看老太太有什么事吩咐，老太太像平常一样，笑咪咪的，说没有什么要做的。一点儿也不觉得有什么异样。但是今天早晨，却发现老太太一直没有起床，平时她总是起得很早，我觉得很奇怪，就过来看看，却发现屋子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

“……”

文子接着说道：“起初我以为老太太出去散步了，但是总不见她回来，大家乱成一团。因为今天可是个特别的日子啊。不过，老太太真的是离家出走了吗？”

阿圭笑了笑：“这个嘛……没准这会儿奶奶正若无其事地参加开店典礼呢！”

文子点点头：“是啊。老太太可是被称作工作狂呢！”说着不禁也笑了，又问：“二位怎么不去参加开店典礼呢？”

希望笑着说：“我们可是和超市没有缘分呢！”

文子奇怪地说：“亲戚们都去参加了呀！八代先生您是老爷的弟弟啊！阿圭少爷也是老太太心爱的孙子。”

阿圭也笑了：“谢谢你招待我们！”

新开张的“田仓超市”的门前张灯结彩，宾客盈门，一派繁荣热闹的景象。市长亲自为超市开张剪彩，更给这次典礼增添了隆重的气氛和荣耀的光彩。

盛大的庆祝宴会上，当地的名流绅士们济济一堂，阿仁笑容可掬地和到场的头面人物们寒暄着：“能开这家店，真是我梦寐以求的啊！这回总算是了了我的一个心愿。这都靠了市长和在座诸位的大力提携……”

客人们也纷纷赞誉着：“从第一天就赚个开门红，这可比什么都强。恭喜，恭喜。”

“怪不得开这家超市时，这一带的商店街很不愿意呢！看看这个开店的盛况，就知道商店街的客人们都要被您给抢过来喽！”

“在这儿开超市，也是给这个地方的居民作贡献呢，还能给商店街良性刺激。我就是这么想的，所以才出面说服本地的当局，协助超市开业呢！”

阿仁连忙致谢：“实在太感谢了！为了答谢协助我们的诸君，以后我们一定会尽心竭力地服务。今后还要请诸位多多关照！”

说完，阿仁把身边的辰则、阿刚等人介绍给这些头面人物：“这是我的长子阿刚，现在担任营业部长；这是他的妻子幸子……”阿仁看看幸子带来的男孩子，含笑说：“这是我的小孙子，叫阿进，三岁了。阿进，快给大家打招呼。”

阿进很快地朝大家鞠了一躬。一位来宾啧啧称赞：“有这么优秀的公子，还有这

么聪明的孙少爷，田仓家真可以世代相传，兴旺发达了！”

“哎，哪里哪里，谁知道这孩子什么时候才能长大成人呢？”阿仁笑着看了看辰则，介绍道：“这是我的妹夫崎田君，现在担任总务部长。”

辰则寒暄道：“今后还会给诸位添麻烦，还请多多指教。”

阿仁又看看阿祯：“这是家妹阿祯。”

阿祯躬身道：“家兄和外子承蒙诸位的关照……”

客人们又纷纷称赞起来：“有兄弟和令郎作为左膀右臂，真是如虎添翼啊！”

有位客人问道：“今天怎么不见副董事长出席啊？”

阿仁答道：“啊，家母身体稍有点不适……”

另一位客人赶紧说：“哎呀，那可要当心调养，令堂大人也是高寿了……”

先前的客人赞叹道：“久仰令堂大人的大名，真不愧女中丈夫，只可惜今天无缘拜会……”

阿仁说：“家母不久也要引退，轻轻松松地安享晚年了……”

八代家里，阿圭正在自己的房间里苦思冥想。突然，他想起了什么似的，腾地站了起来，向父亲的工作间走去。

希望正在专心致志地摇着制陶的旋盘，一抬眼看到阿圭站在面前，他不由得吃了一惊，摇旋盘的手不觉停了下来，用询问的眼神看着阿圭。

“能不能……给我些钱？”阿圭问父亲。

“……”

“十万左右吧……”

“……”

“我想出趟远门。”

“……”

“要是我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也不用担心。”

希望默默地摇着旋盘，一言不发。阿圭耐心地站在一旁，等候父亲的回答。阿圭突然提出要出远门，使得希望猜不透这孩子到底要干什么。但是希望非常了解儿子，阿圭既然要这么做，必然有他自己的道理。

摇旋盘的手再一次停了下来，正在做着的泥胚已经快要成型了，但希望仿佛很不满意，毫不顾惜地砸碎了它。阿圭歉疚地说：“对不起，我打扰你了……”

希望苦笑着说：“你这个家伙，真拿你没办法！”阿圭凝视着父亲，一瞬间，父子俩的心息息相通了。

田仓初子探进头来，看到希望正在工作，不想打扰他，正要走开，却被希望一眼

看见了。希望停下手里的活儿，叫住初子。

初子迟疑地说：“哦，没事，你还是工作吧。”

希望问道：“你听说母亲的事了吗？”

“阿祯打电话说了，她还问母亲是不是在我家里。”

“初子，你是怎么想的呢？”

“这，可能真的是离家出走？”

“的确像是这样啊。”

“希望，你是不是去过田仓家了？”

“既然他们通知了我，我就不能无动于衷啊！初子你呢？”

“连他们自己家里都乱成了一锅粥，一点头绪都没有，我就算去了又有什么用呢？要是再听人家说点什么带刺的话，那又何苦呢！我倒是想着过来看看你，也许能理出点头绪。”

“实在太突然了，我一点也想不出是怎么回事。也许真的是因为和道子的关系紧张？”

初子不由哈哈大笑：“你觉得母亲是那种斤斤计较的人吗？儿媳妇的事，母亲根本就不会放在心上的！你和我都是母亲一手养大的，难道还不了解母亲的为人吗？”

“不过，母亲毕竟也是女人啊！初子你一直没有结婚，留在母亲身边帮助她，但是阿仁君结婚以后，母亲为了照顾道子的情绪，不是也让你出去单过了吗？所以……”

初子不以为然地说：“母亲这么做，全是为了我好。我从小就被母亲收养，一直当做是田仓家的亲生女儿一样，也正因为这样，等阿仁君娶了媳妇以后，我就成了多余的人了。母亲怜爱我，怕我自己觉得没脸待在家里，也担心要是她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田仓家的人不会照顾我一辈子，所以就给了我在这家店。这可不是什么为了照顾道子的情绪呢！”说着，初子不由得笑了起来：“既然你也停下手来了，我去沏杯茶来吧！”

“初子，你可真沉得住气啊！他们家里可是乱成一团了……”

“母亲自有母亲的考虑，犯不着大惊小怪的。看吧，用不了多久，等母亲心情好转，她自己就会回来的。”

希望默默地站了起来。初子嗔道：“干吗做出这副样子，你不是不担心吗？”

“不过，母亲从来不是那种做事不计后果的人啊！可是，这回的新店，是阿仁君倾其所有才得以开业的，母亲却在开业的当天不辞而别，这可不像是母亲一贯的作风啊！”

“不像吗？母亲可是从一开始就反对开那家店的啊！你也知道反对的理由吧？”

“不过，就为这件事？母亲可是最看重生意上的事啊！”

初子又格格地笑了起来：“母亲看起来精明能干，其实心里却温柔得很呢！……倒可

以说,从这一点上看,母亲毕竟还是个女人啊。唉,就让她尽情地闹闹别扭好啦,母亲也是一直努力地忍耐着,不妨偶尔……”

“要是真像你说的这样就好了……”

“肯定还有点别的原因。不过,咱们刚才说的这些话,可千万不要告诉道子和辰则他们,有失母亲的面子嘛!”说着,初子又忍不住笑了:“即使是阿仁,也把这些话闷在心里。”

初子倒上茶,一转眼看到阿圭进来了,不禁惊奇地问:“哎?阿圭你怎么在家?”

“哦,我放春假呢!”

“既然回家了,怎不到我那儿去呢?哪怕露个面也好啊!我一直念叨着,不知道东京那边的宿舍好不好呢!”

“嗯,还凑合吧!我去上学的时候,姑姑总是照顾我爸爸……”

初子笑了:“哟,倒是说起大人话来了!你爸爸和我是姐弟俩,姐姐照顾弟弟,是天经地义的。”说着,初子怜爱地看着阿圭:“上了大学以后,回来一趟,就长大了一些……要是你妈妈还活着,该有多欢喜……”她努力忍住泪水。

阿圭也不禁黯然,看着父亲:“爸爸,我……”

初子注意到阿圭手里提的帆布包,奇怪地问:“你要出门去?”

阿圭支吾道:“哎……”

初子叹道:“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也该多陪陪爸爸啊!”

“没事儿……”希望说道。

初子有点生气:“那可不行。自从你妈妈去世以后,你爸爸一直没有再娶,孤零零的一个人,天天盼望着你回来……”

希望苦笑了一下:“初子……”

初子接着说道:“你要是不在,奶奶也会失望的。奶奶虽然说还有好几个孙儿孙女,可是最疼的就是阿圭你了。奶奶很快就会回来了。”

阿圭有点儿不知所措地看着希望,希望默默地点点头。阿圭狠狠心说:“那……我走了。”

初子叫道:“阿圭!”却被希望止住了,“你就是拦他,他也不会听的。”

初子生气地说:“都是你太由着他了。”

希望说:“家里还有好几个年轻人,这孩子不在家,我也不寂寞。”

初子问道:“阿圭要去哪里?”

“这个……”

“你难道连他要去哪儿都没问?”

“阿圭已经二十岁了,自己会思考,会分辨对错,做父母的不该再过多干涉。”

初子无奈地说:“真不知道现在的爸妈和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哦,今天我

过来的时候，嘱咐了店里的伙计帮我照看着，所以不急着回去，还能给你做顿晚饭。这几天都是那些徒弟们给你做饭，你也吃不上一顿像样的饭菜……”

“没事儿，虽说都是些小伙子，不过做的饭味道还不错……”

初子手脚麻利地系上了围裙。希望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哎，倒是有一件事……”

“嗯？”

“我这里有一个小伙子，正好是从新店的那个地方来的……”

“啊，是你的徒弟？”

“嗯，好像是说有一家超大的超市集团看上了那儿，想要买下车站前商店街的那片地……”

“不会吧！要是那里开了超大型的超市，那田仓家根本就不是对手！阿仁和母亲知道这件事？”

“这还只是传言。不过既然连我都听说了，母亲和阿仁没有不知道的道理。”

初子的脸蒙上了一层阴影：“如果这是真的……莫非，母亲的出走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

“哎，如果这就是原因，那么离家出走也不能解决问题呀！”

“……”

“还是……猜不透啊。这也许就是母亲的作风吧！”说着，希望不禁苦笑了一下。初子的脸上布满了不安。

田仓家依然留着庆典后的喜庆气氛。起居室里，阿仁的长女阿茜和次女绿子正打开人家送的食品盒吃着，阿仁坐在一边喝着威士忌。道子为他端过来下酒的小菜。

阿茜一边吃，一边抱怨道：“真难吃！”绿子附和道：“就是嘛，炸虾全都是些面皮儿！开店典礼就送这样的礼盒？”

道子说：“不许说三道四的，快吃！这是讨吉利的事儿。”

阿茜撇撇嘴：“跟我有什么关系！”

道子生气地说：“什么叫跟你们有什么关系！你们不是田仓家的女儿吗？将来田仓超市不就靠你们和哥哥来支撑吗？”

阿茜笑道：“别开玩笑！我可讨厌干那种事儿。我学的是美术，以后工作的话，也会到别的公司去……”

阿仁说：“你们要去端别人家的饭碗，我也答应。反正找一个合适的小伙子结了婚……”

绿子抢着说：“得了！别打女婿的主意了！像辰则姑父那样，在阿祯姑姑和爸爸面前都抬不起头来，也太惨了吧？”

道子赶紧喝道：“绿子！”

阿茜说：“田仓超市就让哥哥一个人继承，不也挺好的吗？”

阿仁叹气道：“你们这些孩子，一点儿都不懂得父母的心思！爸爸辛辛苦苦地工作，洒了多少血汗，才把田仓超市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这还不是为了你们……”

阿茜笑道：“嗨，爸爸这么努力干活，还不是因为有奶奶！要不是奶奶总是在后面催着你……”

绿子也笑嘻嘻地说：“爸爸，你是有恋母情结吧？”

阿仁正色说：“当然也是为了奶奶！奶奶为了让爸爸、姑姑们过得好一些，辛辛苦苦地工作了一辈子。可怜天下父母心啊！爸爸也正因为如此，才拼命努力把我们的事业发扬光大。父母和孩子们都是这样的，你们……”

阿茜反驳道：“现在可不时兴这种关系了，就是父母，也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孩子身上……”

道子制止道：“阿茜！”

绿子也帮腔：“就是嘛！爸爸说什么母子情深的，可是奶奶却在开业的要紧日子里，不辞而别，爸爸不也被撂下不管了吗？”

阿仁生气地说：“你在说什么！”

道子赶紧打圆场：“好了好了，别跟小孩子们一般见识。不过孩子们说的也有道理，在庆祝宴会上，好多人问你‘副董事长呢？副董事长怎么不来啊？’你不是忙着辩解，急得满头大汗吗？如果婆婆真的把你和超市的事放在心上，就不会这么做吧？”

“你们都只会埋怨母亲，却没有一个人为她担心的！你们这个样子，才会使得母亲想要离开这个家。”

道子分辩道：“这还不是因为婆婆太任性了？如果她老人家有什么不满意的，直接说出来不就得了？她却偏偏要搞出这么个嘲弄人的花样来……”

阿茜说：“得了！也不能因为奶奶出走，你们老两口就吵个没完吧？如果为了奶奶的事儿，弄得咱们都不快活，可就太划不来了！”

绿子附和道：“是啊，奶奶是奶奶，我们是我们。就算奶奶不在家，对田仓家也没什么影响。”

阿仁实在听不下去，愤然离去了，绿子还要不依不饶地冲着爸爸的背影嚷道：“爸爸也该早点独立了，别老是恋母！”说着，她笑嘻嘻地冲道子吐了吐舌头：“我是不是太过分了？”

道子说：“好啦，难为你们替妈妈说了这么多话。你爸爸那个人，妈妈发牢骚的话，他总是不理会。”

母女三个哈哈地笑成一团。

阿仁气哼哼地来到书房，烦躁地吸着香烟。过了一会儿，他猛地拿起电话，拨通了阿祯家的号码：

“啊，是阿祯啊，没有，跟家里一点联系也没有。你告诉辰则一声，如果母亲今晚还不回来，就请求警察搜索吧！哦？噢，虽然没必要那么担心，但不管怎么说，母亲总是上了年纪的人了。就按我的话去办！”说完“嘭”地一声摔上电话。

阿祯放下电话，一脸不高兴地对正在看经济新闻的辰则说：“哥哥他自己心烦，却把气撒到我头上！这恐怕找错门了吧？母亲离家出走，还不是因为他自己的老婆！”

辰则说：“那也不能因为这样，就对道子大发脾气吧！他就你这么个亲妹妹，不冲你发火，又冲谁发去呢？你听着就是了。”

“正因为他得到了老婆娘家的帮助，就一辈子在道子面前抬不起头来。连母亲也……”

辰则烦躁地说：“那也不一定吧！”

“那么，你说还有什么理由呢？”

“总之，明天去警察局报案吧！”

“不行，那样的话，不知又闹出什么风言风语呢！再等等看吧！”

“……”

“哥哥那边我去说。母亲也不会希望闹得满城风雨……”说着，阿祯看了看钟，“唉，都这么晚了，阿弘和阿始都不回来。咱们先吃晚饭吧！”

辰则叹道：“他们两个都在店里忙呢！现在这些连锁店的营业额都下降了，身为店长，自然很辛苦了！”

阿祯奇怪地问：“既然如此，那干吗还要开新店呢？”

“所以说，董事长可是把什么都押在这家新店上了。如果我们不在购买力旺盛的地区开设这家店，就无法生存下去了。岳母好像不了解这个情况，所以直到最后，她还是坚决反对，真让人没办法。开店当天岳母居然离家出走，看来也未必是因为那边的家庭纠纷……”

“唉，母亲也是个倔脾气……”

“为了岳母，我们也得让这家新店生意兴隆……田仓家的超市能够发展到今天，是岳母大半生心血的结晶啊！”

“是啊，我们一定得把它经营得红红火火的。再说咱们的两个儿子都加入了田仓家族的生意……”

辰则安慰妻子：“你放心吧。今天才是开店第一天，上午的营业额就有别的店十天的营业额那么多。岳母要是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高高兴兴地回来的。”

暮色中，一辆出租车停在了山形县的银山温泉旅馆的门口，阿信从车上走下来，眯

起眼睛看着四周的景色，不禁喃喃地说：“这里真是一点儿都没变啊！”

阿信来到房间里了瞧，对女侍阿君说：“你们这家旅馆，里边的装修可比过去好多了！”

阿君奇怪地问：“莫非您以前也在这里住过？”

阿信苦笑了一下：“那是很久以前了……”说着，她递给阿君一个装小费的纸袋，“我一个老太太孤身旅行，麻烦你了，还请你多关照。”

“怎么能让您这么破费……”

“别客气，我可能要住两三天呢！”

“太谢谢您了！那么请您好好休息一下吧！如果待会儿您要洗澡，我会陪您去的。”

“知道了。”

“还有，上下台阶的时候……”

阿信笑了：“这个你放心，我的腿脚还利索，这是过去练出来的……放心吧，我自己什么都干得了。”

阿君也笑了：“您的身子骨真硬朗！不过您自个儿出来，家里人还是会担心的吧？”

“没有人会为我担心的。”

阿君只好说：“那么，等您洗过了澡，我就把您的晚饭端过来。”说着退了出去。

阿信站起身，凝望着窗外的雪景，脸上一派平静。

第二天早晨，阿信走出了旅馆的大门口，阿君连忙跑过来：“您要出去吗？”

“哦，我去那边看看。”

“到处是积雪，您可要留心脚下……”

“没事儿，我习惯走雪路。噢，能不能麻烦你帮我叫一辆出租车？我想包一天的车……”

“一整天？要去哪里呢？”

阿信默默地走了出去，迈着矫健的步子，在雪地上稳稳当当地走着，一边眺望着四周的景色。这时，开过来一辆公共汽车，有几位客人走了下来，其中一位赫然便是阿圭！但是阿信却没有看到阿圭，只是定定地凝视着近处的一条河。阿圭却一眼发现了阿信，吃惊地站住了。一瞬间，他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微笑。

阿信刚要迈步离开，一转眼看到了阿圭，不由得大吃一惊，不觉怀疑起自己的眼睛来，难以置信地望着阿圭。阿圭默默地走到阿信的面前，做了个鬼脸：“您早哇！”

阿信忍不住哈哈笑了起来，阿圭也大笑起来。阿信怜爱地看着阿圭，轻轻叹息道：“真拿你这孩子没办法！”

阿圭回敬道：“你才让人没办法呢！一声招呼不打，就离家出走了！”

祖孙俩相视大笑。

阿信把阿圭带到了自己的客房里,开始张罗:“很冷吧?快去泡个热水澡吧!这里的温泉真的很暖和。这是浴衣,这是棉袍,毛巾嘛,就用这个吧。”

阿圭却说:“算了吧!如果你趁着我洗澡的时候逃走,那我可就完了。我可再也猜不出你下一步要去哪儿了。”

阿信又说:“啊,你还没吃早饭吧?我去给你要一份。”说着起身要走。阿圭慌忙捉住阿信的手:“快坐下,事到如今,你再想要什么花样,我都不会上当的。”

阿信只好苦笑着坐下,一边倒茶一边说道:“真有你的啊,居然找到这个地方来了!我原本以为没人会知道……”

“奶奶的一举一动,我自然猜得出来。”

“这么说,以前我一定是跟你说过这里了?”

“哎,奶奶你还没有老糊涂嘛!”

“是不是说过那个偶人?”

阿圭哈哈大笑。阿信叹道:“我一向不喜欢多说过去的事情,那回你问我偶人的事,我不知不觉地就说了……其实,跟我问起那个旧偶人的,也只有你一个人……”

“那一次,奶奶告诉我,奶奶曾经和您的妈妈一起去过山形县的一个叫银山温泉的地方,这个偶人就是您妈妈在温泉买给你的。奶奶虽然哪儿也不想去,可是在死之前一定要再去一次银山温泉……那次您一共就说了这么多,但是您说话的神情是那么郑重,所以那副神态和银山温泉这个名字一起印在了我的脑子里。这回我觉得即使到了这边找不到您,也不算跑了冤枉路。因为自从听您讲了偶人的来历,我就一直想来这个银山温泉看一看。没想到我居然猜得这么准!看来我的推测也不是全无道理的嘛!不过说实在话,刚才我看到奶奶站在桥上的样子,真有点儿不相信呢!”

“真是个傻孩子!这就值得你追过来?”

“您好好想一想,自己都八十三了,一声不吭地来了个离家出走,家里人该有多着急……”

阿信笑了:“你说谁会担心呢?就算奶奶不见了,超市也不会因为这个受到什么影响的。倒是唠唠叨叨的老太婆不在了,让人耳根清静呢!”

“别开玩笑,大家都乱成一锅粥了!”

“那是因为新店开业的当天,副董事长却没有出席,不够体面的缘故吧!”

“奶奶上了岁数,也非得变得这么别扭吗?”

“我知道上了岁数的人该怎么做。”阿信笑了笑,问:“你到这儿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没有,要是大伙儿都知道了,我又没找到您,那我可就出洋相了!啊,对了,得给他们打个电话。”说着,阿圭急忙去拿话筒。阿信制止道:“这不是多余的吗?”

“可是……”